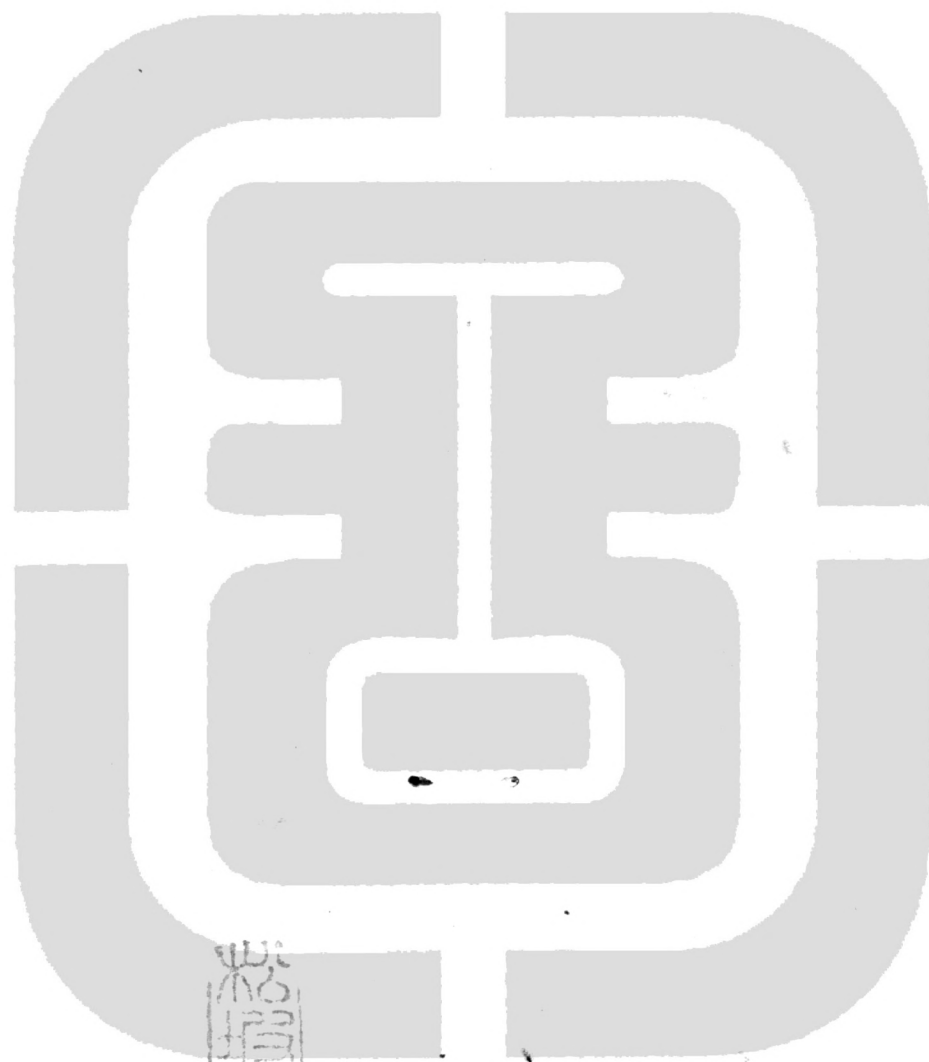


出三藏託

才十四

四百五
筵四

51180



出三藏記集傳中卷第十四

釋僧祐撰

鳩摩羅什傳第一

佛陀耶舍傳第二

曇無讖傳第三

佛馱跋陀傳第四

求那跋摩傳第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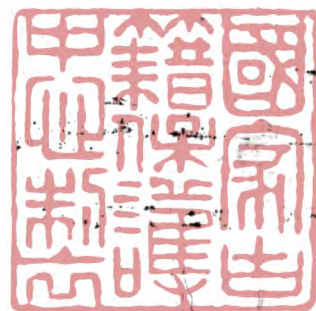
僧伽跋摩傳第六

曇摩蜜多傳第七

求那跋陀羅傳第八

求那毗地傳第九

沮渠安陽侯傳第十



鳩摩羅什傳第一

鳩摩羅什秦言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
祖父達多倜儻不群名重於國父鳩摩琰聰
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
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為
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日必能
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顰法生智子諸國娉之
並不行及見琰心欲當之王聞大喜逼琰為
妻遂生什什之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往雀梨
大寺聽經忽自通天竺語衆咸歎異有羅漢
達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為說舍利弗在胎
之證旣而生什岐嶷若神什生之後還忘前

語頃之其母出家修道學得初果什年七歲
亦俱出家從師受經口誦日得千偈偈有三
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既過師授其
義即自通解無幽不暢時龜茲國入以其母
王女利養甚多乃攜什避之什年九歲進到
罽賓遇名德法師槃頭達多即罽賓王之從
弟也淵粹有大量三藏九部莫不縷貫亦日
誦千偈名播諸國什既至仍師事之遂誦雜
藏中阿鎡長阿鎡凡四百萬言達多每與什
論議深推服之聲徹於王王即請入集外道
論師共相攻難言氣始交外道輕其幼稚言
頗不順什乘其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

言王益敬異日給鵝腊一雙粳麵各三斛蘇
六勝此外國之上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
五人沙彌十人營視灑掃有若弟子其見尊
崇如此至年十二其母攜還龜茲至月氏北
山有一羅漢見而異之謂其母言常當守護
此沙彌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
度無數人與漚波拘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爲
也正可才明俊詣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
頂戴佛鉢心自念言鉢形甚大何甚輕耶即
重不可勝失聲下之母問其故荅曰我心有
分別故鉢有輕重耳什於沙勒國誦阿毗曇
六足諸論增一阿鉢及還龜茲名蓋諸國時

龜茲僧衆一萬餘人疑非凡夫咸推而敬之
莫敢居上由是不預燒香之次遂博覽四韋
陀五明諸論外道經書陰陽星筭莫不究曉
妙達吉凶言若符契性率達不礪小檢修行
者頗非之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後從佛陀
耶舍學十誦律又從須利耶蘇摩諮稟大乘
乃歎曰吾昔學小乘譬人不識金以鍤石為
妙矣於是廣求義要誦中百二論於龜茲白
純王新寺得放光經始披讀魔來蔽文唯見
空牒什知魔所為誓心愈固魔去字顯仍習
誦之後於雀梨大寺讀大乘經忽聞空中語
曰汝是智人何以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

速去我心如地不可轉也。停住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秘奧。後往罽賓，爲其師槃頭達多具說一乘妙義。師感悟，心服，即禮什爲師。言我是和上，小乘師和尚是我大乘師矣。西域諸國伏什神俊，咸共崇仰。每至講說，諸王長跪高座之側，令什踐其膝以登焉。什道震西域，聲被東國。符氏建元十三年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素聞什名，乃悟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十九年，即遣驍騎將軍呂光將兵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謂光曰：聞彼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爲

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若剋龜茲即馳驛送什
光軍未至什謂其王帛純曰國運衰矣當有
勅敵曰下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
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獲什光性踈
慢未測什智量見其年尚少乃凡人戲之強
妻以龜茲王女什距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
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苦辭乃飲以淳酒
同閑密室什被逼旣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
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
光慙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
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
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瀑起水深數丈死者

數千光始敬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可淹留推數揆運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氏已滅遂割據涼土制命一隅焉正月姑威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皆殄滅光龍飛二年張掖盧水胡沮渠界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光遣子太原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剋光以問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旣而纂敗績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識量沉粹寢疾困篤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

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豐什知又誑詐告資
曰又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
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
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散浮
出復繩本形旣而又治無効少日皆亡頃之
呂光卒子纂襲僞位感寧二年有猪生子一
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
之纂以爲美瑞号大殿爲龍翔殿俄而有黑
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九宮門爲龍興門
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
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灾青必有下人謀
上之變宜剋已修德以答天威纂不納與什

博戲殺棊曰斫胡奴頭什輒荅曰不能斫胡
奴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纂終不悟後纂
從弟超小名胡奴果殺纂斬首其預覩微兆
皆此類也停涼積年呂光父子旣不弘道故
韞其經法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姚
萇聞其高名虛心要請到晉隆安二年呂隆
始聽什東旣至姑威會萇卒子興立遣使迎
什弘始三年有樹連理生于廟廷逍遙園葱
變爲莖到其年十二月二十日什至長安興
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自大法東被始於
漢明歷涉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
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旣至止仍

請入西明閣逍遙園譯出衆經什率多闕誦
無不究達轉解秦言音譯流利旣覽舊經義
多乖謬皆由先譯失旨不與胡本相應於是
興使沙門僧肇僧略僧邈等八百餘人諮受
什旨更令出大品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
讎校其新文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服莫
不欣讚焉興宗室常山公顯安成侯嵩並篤
信緣業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
小品金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
華首持世佛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自在
王因緣觀一分無量壽新賢劫諸法無行禪
經禪法要禪要解彌勒成佛彌勒下生稱揚

諸佛功德十誦律戒本大智成實十任中百
十二門諸論三十二部三百餘卷並顯揚神
源發揮幽致于時四方義學沙門不遠萬里
名德秀拔者才暢二公乃至道恒僧標僧叡
僧敦僧弼僧肇等三千餘僧稟訪精研務窮
幽旨廬山慧遠道業冲粹乃遣使修問龍光
道生慧解洞微亦入關諮稟傳法之宗莫與
競爽盛業久大至今式仰焉初沙門僧叡才
識高朗常隨什傳寫什每爲叡論西方辭體
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藻其宮商體
韻以入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之
儀以歌歎爲尊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梵

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爵
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穢也什嘗作頌贈
沙門法和云心山育德薰流芳萬由旬哀鸞
鳴孤桐清響徹九天凡爲十偈辭喻皆尔什
雅好大乘志在敷廣嘗歎曰吾若著筆作大
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識
者寡折翻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爲
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章無
所刪改辭喻婉約莫非淵奧什爲人神情映
徹微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其疋且篤性仁
厚汎愛爲心虛己善誘終日無倦姚主嘗謂
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世

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
自介以來不住僧房別立解舍供給豐盈每
至講說常先自說譬譬如臭泥中生蓮華但
採蓮華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龜茲從畀摩羅
叉律師受律畀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
敬盡禮畀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
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荅漢
境經律未備新經及律多是什所傳出三千
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不受師
敬耳又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
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遲有
遇於來生耳什臨終力疾與衆僧告別日因

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異世惻愴可言自
以闇昧謬充傳譯若所傳無謬使焚身之後
舌不焦爛以晉義熙中卒于長安即於逍遙
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化唯舌不變
後有外國沙門來曰羅什所諳十不出一初
什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爲
本什父鳩摩琰母字耆婆故兼取爲名云
佛陀耶舍傳第二
佛陀耶舍秦言覺明罽賓人也婆羅門種出
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其父怒令人毆
之遂手脚攣躄不能行止乃問於筮師對曰
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悔

過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爲其弟子時年
十三嘗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
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
見餘肉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五六
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
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十九誦大小乘經
二百餘萬言然性簡傲頗以知見自處謂少
堪已師故不爲諸僧所重但美儀止善談笑
見者忘其深恨年及受戒莫爲臨壇所以向
立之歲猶爲沙彌乃從其舅學五明諸論世
間法術多所通習二十七方受具戒以讀誦
爲務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不覺虛中而過

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時太子達摩弗多
秦言法子見其容服端雅問所從來耶舍訓
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宮內供養待遇隆厚
羅什後至從其受學阿毗曇十誦律甚相尊
敬什隨母東歸耶舍留止頃之王薨太子即
位王孫為太子時符堅遣呂光攻龜茲龜茲
王急求救於沙勒王自率兵救之使耶舍留
輔太子委以後任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王
歸具說羅什為光所執乃歎曰我與羅什相
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羈虜相見何期停十
餘年王薨因至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威
遣信要之裹糧欲去國人請留復停歲餘語

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使人知
弟子曰恐明旦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
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
即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
覺耶荅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
又與呪水洗足任息明旦國人追之已差數
百里不及行達姑咸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
逼以妾媵勸爲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
可使入棘中乎十聞其至姑咸勸興迎之興
不納頃之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
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
佛陀耶舍深達經致今在姑咸願下詔徵之

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旣降便應載馳擅越待士旣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興歎其機悟重信敦喻方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四事供養並不受至時分衛一食而已于時羅什出十任經二月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耶舍旣至共相徵決辭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賞要舍爲人驗赤善解毗婆沙故時人号曰赤鬚毗婆沙旣爲羅什之師亦稱大毗婆沙四輩供養衣鉢供具蒲三間屋不以關心興爲什負之於城南造僧

伽藍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偽司隸校尉姚爽
請令出之姚興疑其遺謬乃試耶舍令誦民
藉藥方各四十餘紙三日乃執文覆之不誤
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爲
四十五卷并出長阿含經減百萬言涼州沙
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道含執筆至十五年解
座興觀耶舍布絹萬疋悉皆不受佛念道含
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觀施耶
舍後還外國至罽賓尋得虛空藏經一卷寄
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曇無讖傳第三

曇無讖中天竺人也讖六歲遭父憂隨母傭

織毳毼爲業見沙門達摩耶舍齊言法明道
俗所宗豐於利養其母羨之故以識爲其弟
子十歲與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群誦經日
得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
辯莫能訓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識論議習業
旣異交諍十旬識雖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
肯屈識服其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
得見不禪師即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識尋讀
驚悟方自慙恨以爲坎井之識久迷大方於
是集衆悔過遂專業大乘年二十所誦大小
乘經二百餘萬言識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
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

三族親屬莫敢往讖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讖
讖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不違
大義何爲見怒傍人爲之寒心其神色自若
王竒其志氣遂留供養讖明解呪術所向皆
驗西域号爲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乏須
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
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
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
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讖怒曰我當
以鬻水詣池呪龍入鬻令天下大旱王必請
呪然後放龍降雨則見待何如遂持鬻造龍
有密告之者王怒捕讖讖懼誅乃賣大涅槃

經本前分十二卷并菩薩戒經菩薩戒本奔
龜茲龜茲國多小乘學不信涅槃遂至姑威
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
地讖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
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讖乃慙悟別置
高處夜有盜之者舉不能勝乃數過舉之遂
不能動明旦讖持經去不以為重盜者見之
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河西王沮渠蒙遜聞讖
名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
知通請令出其經本讖以未叅土言又無傳
譯恐言舛於理不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翻
為漢言方共譯寫是時沙門慧嵩道朗獨步

河西值其宣出法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
公筆受道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識臨機釋滯
未嘗留礙嵩朗等更請廣出餘經次譯大集
大雲大虛空藏海龍王金光明悲華優婆塞
戒菩薩地持并前所出菩薩戒經菩薩戒本
垂二十部識以涅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國尋
求值其母亡遂留歲餘後於于闐更得經本
復還姑咸譯之續爲三十六卷焉識嘗告蒙
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灾疫遜不信欲躬見
爲驗識即以術加遜遜見而駭怖識曰宜潔
誠齋戒神呪駢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北
去矣旣而北境之外疫死萬數遜益敬待禮

遇弥崇會魏虜主託跋燾聞其道術遣使迎
請且告遜曰若不遣讖便即加兵遜自揆國
弱難以拒命兼慮讖多術或爲魏謀已進退
惶惑乃密計除之初讖譯出涅槃卷數已定
而外國沙門曇無發云此經品未盡讖嘗慨
然誓必重尋蒙遜因其行志乃僞資發遣厚
贈寶貨未發數日乃流涕告衆曰讖業對將
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行
四十里遜密遣刺客害之時年四十九衆咸
慟惜焉後道場寺慧觀志欲重求後品以高
昌沙門道普嘗遊外國善能胡書解六國語
宋元嘉中啓文帝資遣道普將書吏十人西

行尋經至長廣郡舶破傷足因疾遂卒普臨
終歎曰涅槃後分與宋地無緣矣

佛大跋陀傳第四

佛大跋陀晉言佛賢北天竺人也五歲而孤
十七出家與同學數人誦經衆皆一月佛賢
一日誦畢其師歎曰佛賢一日敵三十夫也
及受具戒修業精勤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
以禪律馳名嘗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
同處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惻其人也
後於禪室見佛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
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沙門智
嚴至西域遂請徂東於是杖錫跋陟經歷三

年路由雪山備極艱阻既而中路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下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風忽轉吹舶還向島下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佛賢曰不可動舶主乃止既而先發之舶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舶俱發無肯從者佛賢自起收纜唯一舶獨發俄介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欣悅共論法相振發玄緒多有妙旨因謂什曰君所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亦何必能稱

美談什每有疑義必共諮決時僞秦王姚興
專志經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修
人事唯佛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
昨見本鄉有五舶俱發旣而弟子傳告外人
關中舊僧道恒等以爲顯異惑衆乃與三千
僧僮遣佛賢駘逼令去門徒數百並驚懼奔
散乃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
容初無異色識真者咸共歎惜白黑送者數
千人興尋悵恨遣使追之佛賢謝而不還先
是廬山釋慧遠久服其風乃遣使入關致書
祈請後聞其被斥乃致書與姚主解其僮事
欲迎出禪法頃之佛賢至廬山遠公相見欣

然傾蓋若舊自夏迄冬譯出禪數諸經佛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以義熙八年遂適荊州遇外國舶主旣而評訪果是天竺五舶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在荊州佛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小留佛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愧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荅曰德量高邈非凡人所測豹深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

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佛賢儀軌率
素不同華俗而志韻清遠雅有淵致京都法
師僧弼與名德沙門寶林書曰闡場禪師甚
有天心便是天竺王何風流人也其見稱如
此先是支法領於于闐國所得華嚴經梵本
三萬六千偈未有宣譯到義熙十四年吳郡
內史孟顓右衛將軍褚叔度即請佛賢為譯
匠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慧嚴慧義等百有餘
人於道場寺譯銓定文旨會通華戎妙得經
體故道場寺猶有華嚴堂焉其先後所出六
卷泥洹新無量壽大方等如來藏菩薩十住
本業出生無量門持淨六波羅蜜新微密持

禪經觀佛三昧經凡十一部並究其幽旨妙
盡文意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
求那跋摩傳第五

求那跋摩宋言功德鎧罽賓王之支胤也跋
摩年十五捨家爲沙彌師僧見其俊悟咸敬
異之其性仁慈謙恭率由而至旣受具戒誦
經百餘萬言深明律品旣摠學三藏故因以
爲号焉年至三十罽賓王薨絕無紹嗣人以
其王種議欲立之跋摩慮被逼勸乃遠到師
子國觀風弘教識眞之衆咸稱其已得初果
後至南海闍婆國啓悟邪惑化流海表闍婆
王爲立精舍師禮事之山多猛獸屢害居民

跋摩乃請移居山中虎豹馴服暴害遂絕宋文帝遠聞其風勅交州刺史稱旨迎致京邑名僧慧嚴慧觀等附信修虔并與王書屈請加法闍婆崇爲國師久之不遣跋摩志遊江東終不肯留以元嘉八年正月至都即任祇洹寺文帝引見勞問屢設供施頌之於祇洹譯出衆經菩薩地曇無德羯磨優婆塞五戒略論三歸及優婆塞二十二戒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仲德於彭城請外國沙門伊葉波羅譯出雜心至擇品未竟而緣礙遂輟至是乃更請跋摩於寺重更校定正其文旨加道宣法遠近歸之貴賤禮覲車馬相繼其年九

月二十八日食畢未唱隨意先起還問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初未終之前預造遺文頌偈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密封席下莫有知者終後方見焉即扶坐繩床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殊常咸見一物狀若龍馳長可一疋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名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闍毗塋法會塋萬餘人妓樂幡華四面雲集香薪爲積白黑至者皆灌以香油旣而燔之五色焰出是時天景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白塔焉

僧伽跋摩齊言僧鎧天竺人也少而棄俗清峻有戒德明解律藏尤精雜心以宋元嘉十年自步流沙至于京都風宇宏肅道俗敬異咸宗而事之号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令許桑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觀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崇其供養以表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層行道諷誦日夜不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初三藏法師深明戒品將為影福寺尼慧果等重受具戒是時二衆未備而三藏遷化俄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衆乃共請跋摩為師繼軌三藏祇洹慧義執意不同諍論翻覆跋摩標宗

顯法理證明允慧義遂迴其剛褊靡然推服
乃率其弟子服膺稟戒僧尼受者數百許人
采彭城王義康崇其戒範廣設齋供四衆殷
盛傾于京邑頃之名德大僧慧觀等以跋摩
妙解雜心諷誦通達即以其年九月乃於長
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寶雲譯語觀公筆
受研校精悉周年方訖續出摩得勒伽分別
業報略勸發諸王要偈及請聖僧浴文凡四
部跋摩遊化為志不滯一方旣傳經事畢將
還本國衆咸祈請莫之能留以元嘉中隨西
域賈人舶還外國莫詳其終

曇摩蜜多傳第七

曇摩蜜多齊言法秀闍賓人也年六七歲神
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
之遂令出家闍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
群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極甚微奧爲人沉
邃有慧解儀軌詳整生而連眉故世稱連眉
禪師焉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
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曰有大福德人明
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日即勅外司若有異人
入境必馳奏聞俄而禪師果至王自出郊迎
延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供禪師安而
能遷不滯利養居數年密有去志神又降夢
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旣而君臣

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曠野
之地建立精舍植捺千株房閣池林極爲嚴
淨頃之復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營堂房
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左王畿志欲傳
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停止
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館居頃之必流東下
至于京師即住祇洹寺其道聲素著傾都禮
訊自宋文表皇后及皇子公主莫不設齋請
戒叅候之使旬日相屬即於祇洹寺譯出諸
經禪法要普賢觀虛空藏觀凡三部經常以
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遠近皆号大禪
師焉會稽太守孟顓深信真諦以三寶爲己

任素好禪味敬心懇重及臨浙河請與同遊
乃於鄒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趣巫
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
服後還都憩定林下寺禪師天性凝靜雅愛
山水以爲鍾山鎮岳將美嵩華常歎下寺基
構未窮形勝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斬石
刊木營建上寺殿房禪室肅然深遠實依佈
鷲巖翳翳祇樹矣於是息心之衆萬里來集
諷誦肅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
子弘其教軌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
勝業崇而弗替蓋禪師之遺烈也爰自西域
至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檀會梵集曾

不絕書轉法敷教寺無虛月初禪師之發闕
賓也有迦毗羅神王衛送禪師遂至龜茲於
中路欲返乃現形告辭禪師曰汝神力通變
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即收影
不見遂遠從至揚都故仍於上寺圖像著壁
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亨
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
八十有七道俗四部行哭相趨仍葬于鍾山
宋熙寺前

求那跋陀羅傳第八

求那跋陀羅齊言功德賢中天竺人也以大
乘學故世号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

諸論天文書筭醫方呪術靡不博貫後遇見
阿毗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
世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匠即
落髮改服專志學業乃受具戒博通三藏爲
人慈和恭順事師盡勤頌之辭小乘師進學
大乘大乘師試令採取經夾即得大品華嚴
師喜而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
講義莫能酬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
勸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
依三寶則長得相見其父感其至言遂棄邪
從正跋陀前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
緣東方乃隨舶汎海中塗風止淡水復竭舉

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
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
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感如此
元嘉十二年至廣州時刺史車朗表聞宋文
帝遣使迎接既至京都勅名僧慧嚴慧觀於
新亭郊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敬雖因譯
交言而欣若傾蓋初任祇洹寺俄而文帝延
請深加崇敬瑯琊顏延之通才碩學束帶造
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宋彭城王義康
譙王義宣並師事焉頃之衆僧共請出經於
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東安寺
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楞伽經徒

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諮析
妙得本旨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安止新
寺更創殿房即於新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
因果各一卷無量壽一卷泥洹央掘魔相續
解脫波羅蜜了義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
諸經凡一百餘卷譙王欲請講華嚴等經而
跋陀自忖未善齊語愧歎積旬即旦夕禮懺
請乞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劔擎一人首來
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荅曰無
所多憂即以劔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
得無痛耶荅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旦
起言義皆備領齊語於是就講弟子法勇傳

譯僧念爲都講雖因譯人而玄解往復元嘉
將末譙王屢有恠夢跋陀荅以都中將有禍
亂未及一年而二凶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
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慘而未及發言譙王
問其故跋陀諫爭懇切乃流涕而言曰必無
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
逼與俱下梁山之敗大艦轉迫去岸懸遠判
無濟理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捉筇竹杖投身
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深流駛見一童
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願謂童子汝小兒何
能度我恍惚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
脫納衣欲賞童子願覓不見舉身毛豎方知

神力焉時王玄謨督軍梁山孝武勅軍中得
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合舸
送都孝武即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日久
今始相遇跋陀對曰既染豐庾分爲灰粉今
得接見重荷生造勅問並誰爲賊荅曰出家
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宗靈秀等並是駭逼
貧道所明但不啻宿緣乃逢此事孝武曰無
所懼也是日勅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乘
初跋陀在荊州十載每與譙王書疏無不記
錄及軍敗簡檢無片言及軍事者孝武明其
純謹益加禮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丞相
不荅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陛下乞願

願爲丞相三年燒香帝悽然動容義而許焉
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令開三間房後於東
府讌會王公畢集勅見跋陀時未及淨髮白
首皓然孝武遙望願語尚書謝莊曰摩訶衍
聰明機解但老期已至朕試問之其必悟人
意也跋陀上階因迎謂之曰摩訶衍不負遠
來之意但有一在即應聲荅曰貧道遠歸帝
京垂四十年天子恩遇銜愧同極但七十老
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機辯勅近御而坐舉朝
屬目後於秣陵界鳳皇樓西起寺每至夜半
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衆屢馱夢跋陀燒
香呪曰汝宿緣居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

爲汝等若住者爲護寺善神若不能居各隨
所安旣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
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大明七年天下亢旱
祈禱山川累月無驗孝武請令祈雨必使有
感如其無効不須相見跋陀荅曰仰憑三寶
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
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
密加秘呪明日晡時西北角雲起如車蓋日
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
勅見慰勞賜施相續跋陀自幼以來蔬食終
身常執持香爐未嘗輟手每食竟轉分食飛
鳥乃集手取食至明帝之世禮供弥盛到秦

始四年正月覺體不平便預與明帝公卿告
辭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禺中
遂卒春秋七十有五明帝深加痛惜慰賻甚
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

沮渠安陽侯傳第九

沮渠安陽侯者其先天水臨成縣胡人河西
王蒙遜之從弟也初蒙遜滅呂氏竊号涼州
稱河西王焉安陽爲人強志踈通敏朗有智
鑒涉獵書記善於談論幼稟五戒銳意內典
所讀衆經即能諷誦常以爲務學多聞大士
之盛業也少時嘗度流沙至于闐國於衢摩
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陀斯那諮問道義斯

那本學大乘天才秀出誦半億偈明了禪法
故西方諸國号爲人中師子安陽從受禪要
秘密治禪病經因其梵本口誦通利旣而東歸
於高昌郡求得觀世音弥勒二觀經各一卷
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轉爲漢文居數年魏
虜託跋燾伐涼州安陽宗國殄滅遂東奔于
宋晦志卑身不交世務常遊止塔寺以居士
自畢初出彌勒觀世音二觀經丹楊尹孟顓
見而善之請與相見一面之後雅相崇愛亟
設供饌厚相優贍至孝建二年竹園寺比丘
居慧濬聞其諷誦禪經請令傳寫安陽通習
積久臨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爲五卷其年仍

於鍾山定林上寺續出佛母涅槃經一卷安
陽居絕妻孥無欲榮利從容法侶宣通經典
是以京邑白黑咸敬而嘉焉以大明之末遘
疾而卒時有外國沙門功德直者不知何國人
以宋大明中遊方至荊州寓禪房寺沙門玄
暢請其譯出念佛三昧經六卷及破魔陀羅
尼傳荆歷年後不知所終

求那毗地傳第十

求那毗地中天竺人也弱齡從道師事天竺
大乘法師僧伽斯聰慧強記勤於諷習所誦
大小乘經十餘萬言兼學外典明解陰陽其
候時逆占多有徵驗故道術之稱有聞西域

建元初來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勝迭相供請焉初僧伽斯於天竺國抄集修多羅藏十二部經中要切譬喻撰爲一部凡有百事以教授新學毗地悉皆通誦兼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出爲齊文凡十卷即百句譬喻經也復出須達長者經各一卷自大明以後譯經殆絕及其宣流法寶世咸美之毗地爲人弘厚有識度善於接誘勤躬行道夙夜匪懈是以外國僧衆萬里歸集南海商人悉共宗事供贈往來歲時不絕性頗穡積富於財寶然營建法事已無利焉於建業淮側造正觀寺重閣層門殿房

整飭養徒施化德業甚著以中興二年冬卒

出三藏記集傳中卷第十四

筵

倜儻

上下他他
朗反
反

赤廩

下一檢
正併

岐嶷

又上渠
峻夷
思反
閏下
反宜
力反

播

反必个
幼稚
利下
反直

隙

丘逆

挫

祖卧

愧惋

上俱
在反

鵝

下昔

月

氏

下音

漚

上烏

候

反必祭

驍

上堯

古

下寄

勅

下上

敵

徒的

抗

反苦浪

狼狽

二郎

徒

反洪潦

下郎

姑

則

殍

上典

掖

亦音

慕

友僅

渠鎮

襲

音蟠

豕

式音

灾

景下

管

韞

反紆粉

妣

二搖

藍

昌改

銳

反羊歲

邈

反眉角

讎

校上音酬下音慳上音服上音苦反藻蔚上音爵反在約歐

穢二下鳥口度上盃反盃下然上折反翻下傲上岸反筮上師告

或上音逝反薨反羈上虜上孽下躄下妾必媵亦棘反

紀力贈下遺去操上筆上井上嚬反鬻反一反耕反舛反毳反毳反棘反

二字音音訓下抗下浪反坎上井上感反苦反鬻反一反耕反舛反毳反毳反棘反

塔登音音訓下抗下浪反坎上井上感反苦反鬻反一反耕反舛反毳反毳反棘反

郎淡東下菜下揆反求反癸白舟音徂反月胡循上海音纜音

反余鎮下積反子音智反邃反私反遂反惕上然反他反捺字柰改苦改

子禮王下畿下渠反峽反侯反夾反公上流上鄮上縣上候反莫反

反丘例下肅下邕下紆反渝音享上願上許反潛下遁下困反徒反

探反土合譙反自搖忖反七本憂下慄下感反七反扈上從上音音

反土合音譙反自搖忖反七本憂下慄下感反七反扈上從上音音

浪	上	零	近	督	艦
反	音	帝	反	音	胡
禹	下	及	篤	同	減
中	見	謙	料	理	筇
愚	上	會	理	上	竹
音	見	於	音	恭	上
濬	反	於	音	反	具
反	私	秣	舸	馬	馳
閏	未	陵	反	古	二
寓	上	音	我	音	使
遇	音	音	企	望	史
殆	音	音	智	上	况
待	音	音	反	丘	惚
穉	反	上	反	音	上
反	許	反	反	音	兄
六	六	亢	豐	反	往
		旱	反	反	反
			許	上	音



